曹老爷驾鹤西游，曹府暗流涌动，轮到曹家大少爷曹凌云暂掌大局。苏、裴二人若无根浮萍风中萧索，索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合住于苏芷卉别院之内，不闻外事，安守妇道。只是这吃穿用度，较曹老爷在世时削减了足足半数。当日曹老爷尽心为两位佳人安排的贴身侍女，也被曹大少爷召回四位，苏芷卉身边之兰香、竹香，裴芷蕊身边之芸香、莉香，皆是跟随主子殷勤服药，胸前已具伟岸之姿。此番落入曹大少爷手中，说不得成为哪家管事的玩物，更有甚者被狠心发卖南风院也未可知。苏、裴二人甚明兰香几个便是他们的前车之鉴，心下凄然，却万般无奈看着相处已久的侍女泪眼婆娑，被管事之人领出别院。想来不用许久，此等际遇便会于他姐妹二人身上重演。除了长吁短叹，众人皆是束手无策。别院里愁云密布，人心惶惶。

       又过半月，曹老爷七七刚过，曹大少爷曹凌云便请来曹氏宗老及衙门官员共同见证，与二少爷曹凌霄正式分家单过。曹凌云年岁稍长，跟随曹老爷管理产业颇多时日，熟悉其中门路，家产看似分割公允，实则将利润微薄甚至尾大不掉之生意统统甩于曹凌霄名下。曹凌霄心性跳脱，平日里游手好闲，声色犬马，于经营一道毫无兴趣。加之曹凌云姻亲外戚摇旗聒噪颇壮声威，曹凌霄人单势孤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听凭兄长做主，但因苏、裴二人如何处置与曹凌云针锋相对。曹凌云主张将二人扫地出门，任其生灭，与曹家再无瓜葛。曹凌霄托言苏裴二人乃曹老爷生前心头挚爱，如此绝情堪称不孝，曹老爷在天之灵必不安宁。如今既已各立门户，曹凌霄甘愿奉养两位‘姨娘’终老。曹凌云心知肚明，曹凌霄向来贪花好色，此举必然心怀鬼胎，想是沉迷苏、裴二人美貌，意欲收入房中欢好。即便将二人驱逐出府，曹凌霄也可暗地将二人接回自家新宅，莫如卖了这个好处，免落兄弟埋怨：“二弟无需遮掩，苏、裴二人如花似玉，倾国倾城，想必深称你心。二弟身边也缺床伴，只是切记不可沉迷此等男风，断了曹氏香火。”见自家心思被兄长看破，曹凌霄便索性言明：“多谢兄长成全。只是这二人名份仍属我等姨娘，如何才可逼二人就范？”曹凌云嗤笑一声：“二弟真是年少纯真，亦或是如他二人一般读书木讷。这二人入得曹府，父亲只是强命一干仆从称呼其为二夫人、三夫人，既无官府婚配文书，又未入我曹氏宗祠族谱，何言姨娘名份。若说这二人与我曹府毫无干系，官府都无计可施，二弟无需忧心，放手施为即可。”闻及此言，曹凌霄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父亲早就留有后手，只图苏、裴二人身子，从未给二人瓜分曹家财产的机会。只是贪欢纵欲过度，不然当可安享齐人之福。

       翌日天光放亮，苏、裴二人别院之内已是人声嘈杂，梅香、菊香、荷香、菱香几个忙于收拾两位夫人的首饰衣裙。昨日晚间得管家知会，两位少爷已然正式分家，此宅归大少爷所有，苏、裴二人得二少爷收留，当随二少爷迁至新宅。闻及噩耗二人夜未安眠，同窗之时虽不曾与曹凌霄过多交往，却素晓其是个贪花好色之辈，此人必然存了龌龊心思，方才殷勤收留二人。可叹红颜薄命，少不得以身侍奉，忍辱承欢。曹老爷在世对二人颇多怜爱，如今七七刚过，便雌伏其子胯下，恐再难逃淫贱风骚之名。

       曹凌霄新宅并非新造，素多管事仆从打理维持，只待主人入住。傍晚时节，人、物各归其位，灯火通明，已是井然有序，各司其职。内院正房前厅，金盘玉碟，琼浆锦食，曹凌霄居中而坐，苏、裴二人分落左右。曹凌霄举杯开言：“逸凡兄、庭宇兄，二位神仙才俊，小弟倾慕已久，今得二位携手相伴，小弟幸甚至哉，请满饮此杯。”苏、裴二人无奈举杯饮了。自雌伏闺阁以来，二人从无饮酒，今日腹内空空，又喝得急了，这酒一下肚，胃便烧得火辣，酒意上涌，言辞间颇多幽怨。“二爷休再取笑奴家姐妹，哪还有什么逸凡兄，庭宇兄，如今我二人三绺梳头，两截穿衣，雌伏闺中，已失本来面目，二爷提及我等男名，莫不是觉得奴家姐妹这裙钗妆容入不得二爷法眼。”裴芷蕊话锋刚落，苏芷卉亦旁敲侧击：“若非妹妹所言，那想是二爷嫌弃我等残花败柳之身，不如将奴家姐妹遣送出府，也省得碍着二爷的事。”听二人语带讥诮，曹凌霄并未动怒，反觉两位佳人一颦一笑皆赏心悦目，忙举杯赔罪：“两位姐姐莫恼，是小弟失言，我自罚一杯。”仰首饮尽，又发感叹：“昔日同窗之时，两位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，小弟便颇为爱慕。没承想造化弄人，两位先后被我父收入房中。小弟日日远观二位仙姿玉容，柳弱花娇，真是百爪挠心。如今幸偿所愿，只求与两位姐姐花成蜜就，琴瑟调和，此生足矣。”

       苏、裴二人方知这曹二少爷已意淫许久，对视一眼，裴芷蕊芳唇又启：“二爷您情根深重，想来可做依靠，事已至此，奴家姐妹二人情愿与二爷共效于飞。只是我二人毕竟曾侍奉老爷左右，传讲出去，我三人名声俱损。”听闻谈及此事，曹凌霄早有对策，洒然一笑：“因苏伯父之祸，芷卉姐姐入得曹府，芷蕊姐姐追随而来，半年有余，既无官府婚配文书，又未入曹氏族谱，无名无份，两位姐姐可说是自由之身。当日解救苏伯父，原告债权及官府担保文书现俱在我手，只需放出消息，言小弟以此逼迫，两位姐姐无奈应允，当可挽回姐姐们清誉。不才便是一纨绔恶少，背了这骂名无关痛痒。”见曹凌霄颇多男子气概担当，尚有可取之处，苏、裴二人心下稍慰。又念及男子好色乃为本性，二人做男子时又何尝不是如此，便好感渐生，语笑嫣然与曹凌霄推杯换盏。喝至半酣，已是尴尬尽去，耳鬓厮磨，满面春情，娇艳如花。曹凌霄佳人在怀，左拥右抱，好不快活。喝一大口酒与佳人走个皮杯，苏、裴二人皆是娇羞含笑，仰起粉面，樱唇半启，缓缓相承，嬉笑作乐。

       酒阑尽欢，曹凌霄揽着两位佳人直奔卧房。怀中温香软玉，手探进里衣，在美人盈盈一握的柳腰上不住抚弄。两位佳人眼波流转，含嗔带怨，衬着那酡红的小脸，看的曹凌霄心里麻痒不止。苏、裴二‘女’已有月余未得男子临幸，后庭时觉瘙痒空虚。今风波已定，愁云尽去，又有酒水助兴，哪里受得住曹凌霄撩拨，偎进曹凌霄怀里，粉臂勾着后颈，腰身曼扭，动情痴缠，再无暇顾及一龙二凤之羞耻难堪。见美人情动，曹凌霄坐于床榻之上，掀开软袍取出阳具，翻起裴芷蕊罗裙，褪下他的亵裤，把他双腿分在两侧，抱定细腰往上一戳，一入至根。裴芷蕊后庭纵然受惯了枘凿，但已久旷，顿觉痛彻心扉，“哦吆……”一声已软在曹凌霄怀里。曹凌霄只觉股道紧致火热，裹得好生舒服，忍不住抱住裴芷蕊腰身便是一阵抽送，插得裴氏佳人如花枝乱颤哼呀直叫，下身玉茎直挺而起。一旁苏芷卉亦是淫媚妖艳，竟然俯下身去，张口含了裴芷蕊玉茎，丁香小舌好一番舔弄。裴芷蕊何曾尝过此番滋味，一阵媚哼讨饶，粉臂勾住曹凌霄后颈，菊穴又生受了几下尽根狠顶，已然娇躯抽搐，玉茎立时泄出阵阵汁水，忘情媚叫起来，尽是冶荡发骚之态。

       裴芷蕊不禁玩弄，三两下就软了身子，燥热难耐的苏芷卉眼含秋水，滑腻嫩白的翘臀直往曹凌霄身上磨蹭。曹凌霄手指往那幽穴一探，仍是有些干涩，伸手在苏芷卉的粉腮上蘸了裴芷蕊喷出的白浊，在苏芷卉穴口处揉弄起来。最为敏感的媚肉此刻被人挑逗，弄得苏芷卉当即身子颤了起来。羞花闭月的玉容混杂着痛楚和情欲，更添风情。“嗯嗯……嗯……”嘴里还溢出娇媚婉转的低吟，挺翘浑圆的雪臀和柔若无骨的纤腰随着手下的动作扭动，那双顾盼生辉的秋水明眸此刻百媚丛生。

       将香汗淋漓，身娇腰软的裴芷蕊置于床帏之内，曹凌霄搂过腮晕潮红，羞娥凝绿的苏芷卉压在榻上，一手抬高了他滑腻柔嫩的玉腿，一手箍着佳人纤腰，挺起孽根径直探进了后穴之中。“啊啊……疼……”苏芷卉紧窄的后穴猛然承了那粗壮的男根，一时呼痛，粉泪涟漪，呜咽不已。曹凌霄全然不顾，下身耸动，顶的苏芷卉颠沛不停，娇呼连连，“嗯嗯……啊……”羞人的声响止不住从红唇中逸出，莺啼燕语声声都叫的曹凌霄心中波荡。顶弄数十余下，那后穴也愈是与阳根契合，苏芷卉藕臂攀上曹凌霄的肩颈，修长的玉腿圈住那粗壮的腰身，全身的力气都只撑在二人交合那处。曹凌霄只觉佳人股道忽松忽紧，裹住肉棒，像许多小手不住揉搓套弄，酥麻受用无比，再难把持，不由挺撞相应，撞得苏芷卉雪臀啪啪作响，菊穴里汁水汩汩，张着樱红小口只有娇喘求饶：“啊啊啊……饶了奴家吧……哈啊……官人好生厉害……”眼里春水荡漾，秀眸含媚，朱唇榴齿吐出的尽是淫词艳语，香肌玉体如同抹着胭脂，妖娆明艳的脸上极为愉悦，更叫的曹凌霄下身力道加重了几分。又是插弄了数十下，苏芷卉玉茎已是泄过了，曹凌霄才闷哼一声，把滚烫的白浊射在了苏芷卉松软娇嫩的菊穴之中。

      终于云收雨歇，经过一番颠鸾倒凤，高潮过后三人俱有些倦怠。两位佳人解了痒意，柔情绰态，媚与言语，梨花带雨的粉面上沾染着浓艳的情欲，亲昵搂着曹凌霄，头靠在他颈窝处静静的喘息，只觉销魂蚀骨，连连回味。曹凌霄终得偿所愿，心满意足的搂着两位艳冶柔媚，妍姿妖娆的极品尤物欣然入眠。真可谓：朱漆门外夜色寒，芙蓉帐内春宵暖。